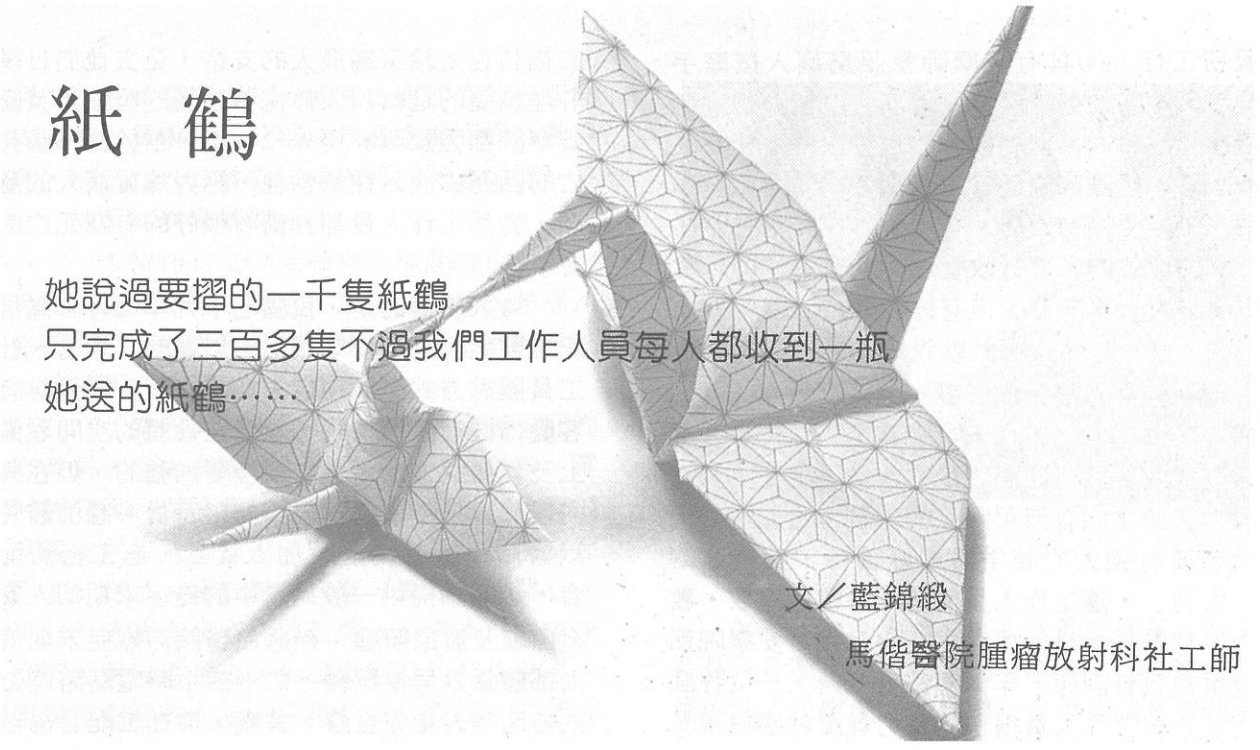
紙 鶴



她說過要摺的一千隻紙鶴
只完成了三百多隻不過我們工作人員每人都收到一瓶
她送的紙鶴……

文／藍錦緞
馬偕醫院腫瘤放射科社工師

這次是秋萍第五次入安寧病房，前幾次都是由家人扶著走進來，這次她是躺在病床上從急診進來的。一向達觀的她在病床上還跟我們開了個玩笑：「這裡的病床我幾乎都睡過了，上帝大概是要等我把每一張床都睡過才要來接我。」

社工員剛開始的接觸，都是蒐集基本資料，評估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合於經濟補助的條件；因爲數次的進出醫院已花盡她們家所有的積蓄（病人是自費病人），同時向親友借了不少錢。社工員在了解其經濟狀況後，幫她申請約７％的醫療費用補助。在經濟問題獲得紓解後，社工員才看到她開始有笑容。

秋萍是老大，很有責任感，國中畢業後爲了幫忙家計，放棄升學的機會踏入社會工作；但工作之餘仍不忘讀書，三年後考上高職夜間部，半工半讀完成了高中學業。後來，認識了張先生，交往三、四年後已論及婚嫁，弟妹也都已踏入社會工作。秋萍正以爲扛在肩上的重擔可以卸下來了，可以與張先生共組甜蜜家庭時，卻發現身體的異樣，求醫診斷的結果是乳癌，這突如其來的晴天霹靂使她差點想一死了之。但信仰的力量及男友、母親的鼓勵讓她勇敢地面對疾病。她接受開刀切除乳房，並接受一連串的放射線治療及化學治療後病情被控制的很好，二、三年都平安無事，男友依然對她很好，也曾向她提過要辦結婚，但她拒絕了，因爲她覺得這樣的現狀她已很滿足，她不想讓他娶個殘缺的太太。

後來，在一次例行追蹤門診中，醫生檢查出癌細胞有轉移到肺的跡象，秋萍此時也覺得呼吸有點喘，胸口有點痛。剛檢查出來時，家屬要求醫生保密，他們怕病人一旦知道會失去求生的意志。但在一次會談中，社工員引導秋萍說出對疾病的了解。社工員問她：「秋萍，最近覺得怎麼樣，有沒有那裡較不舒服？」秋萍：「胸部有點痛，而且呼吸愈來愈覺得困難。」社工員：「那妳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妳覺得胸痛、呼吸困難的嗎？」秋萍：「我想可能是肺部也長東西了吧。」社工員：「長什麼東西呢？」秋萍：「癌細胞啊。」社工員：「如果肺部眞得有癌細胞了，那妳會怎麼想？」秋萍：「如果癌細胞跑到肺部了，會怎麼樣？是不是代表我活不久了？」社工員：「這我也不大清楚，要問醫生才知道。妳想知道妳還可以活多久嗎？」秋萍：「其實我早就知道自己的病很嚴重，好不起來了。但媽媽、小張都一直在瞞我，要我好好做治療，很快就會康復，我

爲了不讓他們傷心，只好也騙他們，假裝我什麼都不知道。」

社工員告訴媽媽有關秋萍已知道的事，並分析隱瞞與不隱瞞病情的利弊。告訴媽媽秋萍已知道，卻又不能與媽媽分享她的感覺，秋萍會覺得很孤單、很寂寞，就算有什麼心願希望在僅剩的日子裏完成，也不敢說出來。在一個早上，媽媽正在榨果汁時，社工員鼓勵秋萍向媽媽說出感受。秋萍：「媽媽，謝謝妳一直照顧我、陪我，我想我這輩沒有辦法再報答您了。」媽媽開始哭泣並阻止秋萍繼續說下去。社工員告訴媽媽要勇敢聽秋萍說完，因爲秋萍很勇敢，敢去談自己的病，敢面對死亡。秋萍：「媽，妳不要太難過，我不怕死，死只不過是到天國去，我只是擔心我走了以後，妳怎麼辦？弟弟那麼不懂事，弟媳也不孝順妳，妳身體不好還要幫她們帶小榮。工作又那麼不穩定，常叫妳擔心。」媽媽：「那些都沒關係，你不必操心，我就算他們不養我，我種種菜也可以過活，何況還有你妹妹，兒子不成材我也不指望他了，自己能吃飽就好了。」秋萍：「媽，如果萬一我走了，妳叫小張不要爲了我不娶，妳告訴他我很感謝他曾這麼愛我，我不會嫉妒他去娶別人的。還有，我希望我用火葬，把骨灰埋在基隆我們家附近的山上。」媽媽已哭得無法回答，只能點頭。

從這幕坦誠相對以後，母女的心更靠近了，倒是情況奇蹟似的好轉，秋萍吸吸也不再那麼喘了，我們建議秋萍趁著情況還好可以回家住一段時間，秋萍也同意，所以又回去住了一星期，病情再度惡化才又回來。說也奇怪，她一住進安寧病房，病情馬上減輕不少，才住進來第二天她又可以偶爾散個步，護士看她情況還不錯，建議她有空時可以摺紙鶴，不但可以轉移注意力（不再將心思放在喘、痛上）而且傳說如果摺完一千隻，願望就會實現。秋萍聽完馬上要媽媽去買色紙，後來我們又提供一些病人送禮的包裝紙，不要用的廢紙，秋萍和她媽媽幾乎每天大部分時間（除非很痛很喘）都在摺。她不但要摺一千隻給自己，還要送給我們工作人員一人五十隻，連裝的瓶子都買好了。她希望我們以後看到她送的紙鶴時就會想到她。

那天，她特別高興，因爲我們邀請她和我們一起去外面的餐廳吃飯爲即將要去英國受訓一個月的護理長餞行。一早起來，就見她開始挑衣服，頻頻問我們要穿那一件好，好像她才是主角。到了下午二點多，她就開始化妝了，下班前半小時她就已化好妝穿好衣服坐在護理站等我們忙完，不時問我們她今天漂不漂亮。要出發時，護理長擔心一個晚上太長，她不用氧氣太危險，特地準備了一罐氧氣筒帶著。她看到氧氣筒就求我們不要帶，她希望今晚她能像正常人一樣過一個快樂的夜晚，我們掙扎好久，帶著又怕她失望，不帶又怕有意外，最後騙她說不帶，但請晚去的醫生帶去放在車上備用。結果那晚她精神很好，聊了三、四個小時都不累，而且氧氣筒也沒用到。

三天後，她走了，她曾要求我們在她臨終前，要唱詩歌給她聽，爲她禱告，她希望在詩歌、禱告中去天國。我們在她垂危時，就圍著她，不斷地唱詩、禱告，直到她斷氣後十分鐘才停。她走的很安詳，宛如睡著。

她說過要摺的一千隻紙鶴，只完成了三百多隻，不過我們工作人員每人都收到一瓶她送的紙鶴。像她說的，如今，每當我看到辦公室桌上的紙鶴時，我就想起她，想起曾有一位可敬可愛的病人、好友。

